

八极追魂

云中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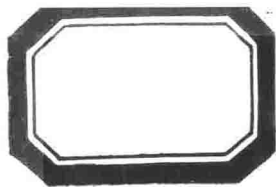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八 极 追 魂

(下)

云中岳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04 号

八极追魂

云中岳 著

责任编辑：汪 洋

出 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（合肥金寨路 283 号）

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 行：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：攸县印刷厂

开 本：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：18

字 数：380,000

版 次：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00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6—0927—3/1 • 835

定 价：19.80 元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第十三章 水云袖独步天下

耶心律面含冷笑一步步向童无忌走去。

任残身子倏地一挺，冷冷道：“我还没有死！”

耶心律突然大惊，他退了一步凝视着任残，任残与玉邪王死拚，他看在眼中也感到不寒而栗。

玉邪王哼了一声，坐起身子道：“我又何曾死了？说完他左手一抖，手腕上五根：‘修罗神针’被他以绝世功力震出。

白若诗也醒了过来，她吃惊的向场中扫了一眼，呀了一声直奔向童无忌，你怎么了？”说时她忍不住泪以夺眶而出。

童无忌心中一阵宽慰，他笑道：“我没什么，你放心。”耶心律大喝一声，又向她扑去。

任残一指点出，一缕炙熟的指风攻出射向耶心律，口中冷冷道：“你想暗算他人先过我这一关！”

他重伤之下心中怒耶心律师徒心计之毒，加上童无忌与他死拼在他危险之时还对他警告，一时之间生出侠义之心肠。

耶心律一闪身，“火神指力自他脸旁射过，他面上一热，好似火炙一般，他大吃一惊，跃身退回。

玉邪王在旁心下暗惊，开口道：“任残！你身负重伤还敢妄用真力？”任残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右心中一指去死不，何必再开口！”

玉邪王心知二人都受重伤，再要拚一定二人一齐葬身於此，他心念运动，向耶心律道：“徒儿！你替我设法用‘般若大疗伤法’自疗，任残已是强弓之末，你不用怕他出手！”

耶心律闻言面容一喜，双手交叉胸前一躬，神色甚是恭谨，他一手抬起弯刀立在玉邪王身前。

童无忌见玉邪王双目缓缓闭上，口中喃喃有词，一翻身倒立在地上以手代脚，在地上绕圈疾走。

白若诗吸了口气，向童无忌道：“无忌！你也快疗伤吧！”

童无忌心下一惊，知道现在正是生死交关的时候，如果玉邪王内伤一好，只怕再也逃不出他手中。

他缓缓闭目，以天枯大师所授“天斗十八招”中最后一式自疗。

这一坐式是天枯大师毕身心力所瘁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可用全身仅存的半缕真气来疗伤。

任残也闭目静坐收气敛神自疗。

刹那之间，场中三名同手都开始疗伤，耶心律双手交叉胸前抱着弯刀，目光下垂，凝立不动。

白若诗见玉邪王绕地疾走，她担心耶心律出手攻击童无忌或任残，耶心律要侧击，她一人决挡不住。

内家上乘疗伤之法切忌心有旁骛，一不小心极易走火入魔。真气旁窜一身武功就毁於一旦。

但见玉邪王走着，突地说出一阵话，耶心律闭目回答，二人一问一答，但不知说些什么！

白若诗不知这是什么疗伤法，但见玉邪王飞绕的速度开始慢下来，本来苍白无比的脸上也现出血色。

她心中暗暗吃惊，这玉邪王的疗伤法居然这么神奇，自己不如想办法只怕他在三人中伤势会第一个复原。

白若诗才想到这里，只见耶心律身形开始绕着玉邪王反向而行。

她心中大急，身形一闪，扑向耶心律一袖拍去。

喇！的一声耶心律身形连翻闪过了白若诗这一袖！

玉邪王口中喃喃有词，身形一翻，庞大的身躯夹着一股凌厉的劲风直撞向白若诗。

白若诗是白氏长青庄传人，又是血影魔外孙女，她身兼两家之长，她心中虽惊玉邪王疗伤时之奇特，疗伤之时居然可以对敌。

她身形一闪，右手五指如电般抓向玉邪王背心。

玉邪王双目发直，在空中连连翻身，耶心律也连连翻身反向撞向白若诗。

白若诗一闪身，一脚踢向耶心律，但耶心律与玉邪王二人配合得很好，白若诗连攻了十几招都没击中二人。

她身形一退只见二人一翻身又恢复原状，她心中暗惊，心念急动，想既然无法使二人疗伤受阻何不助童无忌一臂之力？

白若诗心念及此，一翻身至童无忌身旁，右掌向他背心贴去。

她右掌才贴上，只觉得童无忌体内一股雄沛的内力一震，将她右手掌一震震开，她又惊又喜，分明童无忌全力疗伤而且好了十之八九了。

白若诗才抬头，但听玉邪王身形已停下。

耶心律身形闪电般连绕三个圈，玉邪王哈哈大笑。

白若诗大惊，这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，玉邪王这样重的内伤居然就好了，这真是骇人听闻之事。

玉邪王望着白若诗大笑道：“幸而是你，换个知道的人只怕本王要用这种疗伤大法也不易了，你在我疗伤之时只要大叫一声我师徒二人就走火入魔了！”

白若诗目光一闪，她知童无忌也疗伤将近成功，她缓缓道：“你以为我不知吗？”

玉邪王一怔，笑道：“你居然知道？那倒是奇闻！”

白若诗一笑道：“我只想提醒你们，我们现在身处心泉，只怕没有一个人出得去，又何必自相残杀？”

玉邪王大笑道：“你们三人怎么进来的我倒很奇怪，这泉水奇寒，但武林高手也不在乎，井中四面全是锋利无比的铁石，本王有护身神功，进得来也出得去！”

白若诗听童无忌说过身毒武功不畏刀剑，她双眉一扬，淡淡道：“只怕进与出不同！”

玉邪王一怔，倏地冷笑道：“你原来在拖时间，我们出不去也先杀了你们！”

说完他大步走向任残。

白若诗心中大急，她不愿离开童无忌，但她又不能让玉邪王伤了任残，只有任残能克住玉邪王，任残一死自己与童无忌合手都不易与玉邪王为敌。

她一急叱道：“不许动！”

玉邪王大笑，一步步向前走去道：“你何妨来拦住我？”

白若诗心念疾闪，尚不知是出手还是不出手，玉邪王已哈哈大笑，右手一掌向任残当头劈去。

玉邪王一掌劈下，只见人影一闪，一股劲力将他右手托起。

他大吃一惊，右手一翻，冷哼声中反扣向来人手腕，左手连连拍出。

那人手一松，闪过玉邪王右手反扣，右手一撞，撞开他左手，双掌连击，一连十余掌攻向玉邪王前胸。

玉邪王大惊，这几掌劲力之大他中了内腑必被震伤。

他连退三步，一看那人竟是童无忌！

白若诗大喜叫道：“无忌！你好了！”

说时高兴得几乎落泪。

童无忌向她一笑，道：“我好了！”

二人相悦之情在四目交投之下早已表现无余。

玉邪王嘿嘿一笑，他知童无忌适才以肩撞开他一掌那正是“离心罡气”，但他连击三掌掌式之奇远出他意料，不知是什么武功。

他冷笑了一会道：“好高的武功！”

童无忌刚才一招正是“天斗十八散招”中的“送佛西归”。

他淡淡一笑道：“大师父被誉为身毒第一高手如何这般卑鄙，居然出手暗算一个身负重伤之人，岂不叫人齿冷？”

玉邪王嘿然道：“我会使人全身冰冷！”

白若诗身形一闪，立在童无忌身旁，向玉邪王道：“我外祖父早就说你不会守约回身毒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身毒之人全是奸诈不守信约的小人！”

玉邪王面色微变，身形扑向二人道：“口利又奈何？”

他两手张开，分抓二人。

童无忌手中未握长剑，但他若一退只怕任残躲不了一掌之危。

他心念疾闪，右手一起连弹两指，两缕急劲的指风射向玉邪王，金刚指力虽不如火神指，但也非同小可。

玉邪王冷冷一笑，他左手一抬，劈开童无忌攻来两指，右手还是抓向童无忌，白若诗同时反拍出一袖，玉邪王却丝毫不顾。

童无忌一手反扣玉邪王手腕，劈！吧！两声，白若诗一袖拍出，玉邪王居然好似丝毫不觉。

白若诗大惊，白氏长青庄的水云袖亦为武林一绝，居然玉邪王丝毫不在乎，难怪此人敢与她外祖父一决高下。

童无忌五指扣住玉邪王手腕脉门，但玉邪王好似丝毫不损，他爪出如电直抓向童无忌前胸。

童无忌大惊，他没想到玉邪王的护身神功如此神奇，连手腕脉门被扣都似无觉，他若被这怪物一爪抓中，岂不是要开膛破肚？

但他一让任残就完了，他心念急闪，大喝一声左掌反拍上去。

玉邪王嘿嘿怪笑，五指不理童无忌这一掌，还是原式抓下。

惊叫声中一声轻哼，一缕急劲炙热的指风射出，嗤！的一声，玉邪王身形飞也似的向后退去。

童无忌额上现出一颗颗冷汗，刚才如果玉邪王一爪抓下他现在就不会站在这儿了。

白若诗“血魔指环”已取出，她此时也舒了口气。

二人四目互视，童无忌走近她身旁，二人双手交握，好似将身旁之人全都忘了，这儿只有他俩。

耶心律妒火中烧，双目怒火连射，但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也不敢如何？

童无忌将白若诗拥入怀中，二人闭目良久才分开。

玉邪王目光连闪，火神之子也疗伤完了，他心中大惊，但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好走一步是一步了。

任残坐在地上，沉默了良久向童无忌问道：“你刚才为什么救我？”

童无忌一怔，笑道：“也没为什么，只是他不该对你下手，你在疗伤！”

说完想想又道：“而且你与他也是敌！”

任残冷冷道：“那么你是为了要我保护你们？”

白若诗笑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了，无忌刚才拼命保护你，刚才差一点就死在那和尚手中，他要你保护犯不着先舍命！”

任残冷冷不言。

玉邪王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火神之子！你双足已断，即使是功力已恢复，你自保可以，要对付我，你要先装两只脚！”

任残静坐不言。

玉邪王又笑道：“我不知你们怎能进来，但是我知道你们一定出不去了，我不杀你们也无所谓，你们在此也活不多久！”

说完他哈哈大笑，又向耶心律道：“徒儿！我们走吧！”

任残冷冷道：“这泉水有一股吸力，只能下来不能上去。”

玉邪王目光一闪，笑道：“失陪了！”

说罢与耶心律二人向泉水走去。

白若诗见玉邪王目光连闪，她不由脱口道：“你这和尚在搞什么鬼！”

任残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要我动手，我现在就是不动手！”

玉邪王见奸计被识破，他本想趁任残一起身先对付童无忌，此时他只好停步，冷冷笑道：“没有身毒护身神功怎能出去？”

任残两只充血的眼球一翻，道：“你现在也出不去，我们何必自相残杀？”

玉邪王凝视着任残，只见任残端坐不动，面上毫无表情，他嘿嘿笑了两声，用三分不信的口气道：“这儿既然大殿有人来，自然能出去！”

任残冷冷道：“我们能出去的时候再决一胜负！”

童无忌心念微动，任残会如此吗，他适才不惜断足以求与玉邪王一拼，足见此人记仇之深，怎会与玉邪王言和？

玉邪王也并非小孩，他也会想到这些，但他们均是以特殊内功疗伤，伤势虽好了，但精力还是消耗不小。

他自忖以自己也不会再上什么当，他哈哈一笑道：“如此很好，我们就暂时言和如何？”

任残端坐不言。

玉邪王一笑，他脑中闪过无数念头，他现在也是想出去。

童无忌与白若诗二人靠壁坐下，二人此时都感到一股无名的喜悦。

良久，白若诗笑道：“无忌！如果我们现在出去了会怎样？”

童无忌握着白若诗双手，沉思良久，他舅母长孙夫人，表妹长孙婉一一在他眼前闪过。

他轻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求你与我在一起！”

白若诗心中感动，低头不知说什么好。

童无忌望着她，缓缓道：“但只怕我不配你，我向小芷发誓不用‘惊世五大剑式’，但我还是用了，我是一个连自己诺言都不能遵守的人！”

白若诗沉默了一会，道：“无忌！你不要太自责了，这事你没错，你可以以后不用，你可不顾自己，但如果我危险你一定会救我是吗？小芷不会怪你的！”

童无忌轻叹了一口气。

耶心律见二人低声细语，好似情话绵绵，他心中狂跳，好几次要跃身过去，但终于止住。

此时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冷声喝道：“童无忌，你起来！”

童无忌还没转头，白若诗一笑道：“别理他！”

童无忌笑了笑，凝视她道：“若诗，你真是美，难怪耶心律这么妒嫉我！”

白若诗听童无忌如此当面称赞她，她面上一红，笑道：“你怎么也学别人贫嘴？”

童无忌笑道：“真的呀！我可是真心话！”

白若诗面上又一红，垂首不语。

耶心律气得满脸通红，他身为一国王子，一向颐指气使惯

了，如今对童无忌可算折节下交，白若诗他也以为待她不错，但二人好似对他一点也不放在眼中，这使他大为愤怒。

他身形一弹扑向童无忌。

童无忌身形一回，那任残如箭般射起，一把向耶心律抓去。

玉邪王站在一旁，他没想到任残出手如此猝然，他心下一凛，身形扑迅，口中大声吼道：“任残！你敢！”

耶心律大惊，他一回身，但任残武功较他高出很多，他尚未来得及挡，背心已被任残一把抓住。

同时玉邪王也扑至，任残心中怒极这一师一徒，他不及伤耶心律，但他右手一摔，将他向石壁摔去，同时戮出两指。

童无忌与白若诗二人没想到他们猝然互拼，二人不由自主立起身子。

砰！一声，耶心律撞在石壁之上，同时任残与玉邪王二人在空中互换了十余招，二人向两旁摔去。

耶心律身形落下，同时一阵咯！咯！声中，大殿石柱开始转动，殿顶裂开，现出一条通路。

二人微微一惊，知耶心律误触机关，已有通路。

任残与玉邪王硬拼之下，双方又都受了内伤，他双目看不见，只听得见，他听了一会向童无忌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童无忌茫然道：“开了！通路开了！”

任残大喜道：“快背我出去！”

耶心律被任残一摔震昏，玉邪王一见有出口，他一把挟起耶心律跃身奔去，自密道向外奔去。

童无忌一跃，任残飞身伏在他背上疾道：“快走，玉邪王会封路！”

童无忌一惊，背着任残向密道奔去，白若诗一手拾起“斩日剑”跟在童无忌身后，向前奔去。

那密道是一级级的石阶，一直通向外面。

才到出口，只见黄影一幌，玉邪王已等在密道之口，一掌劈来。

任残冷哼一声，他双腿夹在童无忌腰间，右手一指击出。

嗤！的一缕炙热的劲风射向玉邪王。

玉邪王这次有意将三人留在密道中，他下手之时又大是不同，他双掌连变，一连攻出七八掌。

任残冷哼了一声放开双手，将他一连串的攻势挡住。

童无忌也是武林高手了，他见二人掌势之中稍现空隙，他一闪身已飞跃出来，任残攻势之中白若诗也冲出。

玉邪王身形一退，冷冷道：“好，今日胜负未分，改天再对付你们！”

玉邪王说完，挟起放在一旁的耶心律飞奔而去。

喀！喀！声中，那密道又自动关上。

童无忌吃了一惊，原来这密道只能自内开的。

他抬头看了看天色，此时正将天明，此地四面树林，不知是什么地方，正想着，但觉腰间一紧。

童无忌吃了一惊，他吸了口气，装做不知，道：“玉邪王已走，前辈可下来了！”

任残冷冷道：“你要我下来吗？”

白若诗吃了一惊，她想到任残也并非正派人，童无忌背着她，此时外敌已去，只怕他不放童无忌了。

想到这儿她大声道：“武林人以义为先，童公子不救你，你焉有现在？”

任残冷笑道：“他不伤我双目又何必他救？”

童无忌心下一凛，道：“前辈！那时我俩是敌，怪不得在下！”

任残仰首向天道：“现在我们也并非友！”

童无忌与白若诗二人，同是内心一寒，以任残武功之高，此时要杀童无忌，随时都可以下手！

任残冷冷又道：“我现在也不杀你，但要你背我一辈子！”

童无忌此时无奈，大声道：“你有把握永远能要我背你吗？”

任残大笑道：“如果不能时，我立时杀了你！”

童无忌霍然一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一会才道：“好！我一有机会立时将你摔开！”

任残大笑不语。

童无忌大步向前走去，他此时内心中又怒又气，这任残救出来之后，居然在伸背上不肯下来了。

他心中想，我倒要看他能骑我骑多久，除非你晚上也不睡觉，只要你双腿一松，我立刻逃开。

白若诗也心中暗想，她跟在童无忌身旁，也在替童无忌想着脱身之法。

走了一段路，任残道：“我们到那庙去找些吃的！”

童无忌倾听了一会，远处有寺院的晨钟声传至。

他向钟声来处走去，确实这么久未进食，他内功虽好也受不了，但他担心不要又走向“风云庵”。

走至寺前，只见那寺院不大，并非“风云庵”，他舒了口气向前走去。

寺前大门敞开，上书“十普寺”三个大字。

寺外一个人也没有，他与白若诗走入院中，只见院中有十余个僧人在低头锄地，正在种麦子。

三人进入院中过了一会，一个少年僧人，合十缓步走来。

少年僧人走至二人身前躬身道：“三位施主来此有何贵干？”

任残不待童无忌开口，抢先道：“我们三人远道而来又饥又渴，不知师父可否施舍我们些吃的？”

少年僧人看了任残一眼，道：“三位跟小僧来！”

说完他回身向前走去，童无忌跟在他身后，他不愿被寺僧看得奇怪，他假装好好的背着任残。

任残轻轻在童无忌耳旁道：“这和尚武功很高，但四面又有僧人种田，这庙不简单，要当心些！”

童无忌微微吃了一惊，他知内功深厚之人呼吸与他人不同，任残如此说只怕不会有假！

但不知怎么自己三人会撞到这儿来了。

那少年僧人带二人走至偏房，向三人道：“三们施主休息一下，小僧人准备吃的来！”

少年僧人离去，童无忌沉声向任残道：“你要不露痕迹就下来！”

任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才不在乎这些和尚，只是我感到有些邪门，当心食物中不要有鬼就好了，要我下来除非先杀你！”

白若诗向四面看了一眼，只觉得这房子十分清洁，别无奇怪之处，想练武人出家的也有的，出家人亦可习武，没什么奇怪。

不一会少年僧人领了两名僧人进入，摆下食物，合什道：“施主请用！”

说完合十退去。

任残双眉一动，道：“我先吃，我动过的你们再吃！”

白若诗坐下，但任残不肯下地，童无忌也无法坐下。

任残吸了口气一手扣住童无忌手腕脉门，飘身下来道：“便宜你一次！”

他一手扣住童无忌手腕一面吃着饭。

饭菜之中毫无异样，任残吃完一抹嘴又跃至童无忌背上，他也奇怪这饭菜中没有什么，莫非他们想错了。

吃完饭那少年僧人端入三杯茶水，向三人道：“施主请用

茶！”

三人端起茶，任残一口喝下，他面色微变，向少年僧人道：“你们主持大师是谁？”

少年僧人凝视着任残，道：“施主问此事为何？”

任残冷哼一声，一口将茶喷出，向少年僧人喷去。

少年僧人一跃闪开，茶水一触地冒起一阵青烟。

童无忌与白若诗二人面色微变，二人将手中茶杯一放，童无忌冷然道：“少师傅是什么意思？”

少年僧人目光连闪，他没想到这任残功力远在他想像之上，他凝视着任残，良久啊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你是火神之子！”

任残冷笑两声，道：“原来你还认得我！”

童无忌道：“这位师父为何在茶中下毒？”

少年僧人面色微变之后立时恢复原状，道：“敝寺对武林人一向如此，但并无害你们的意思！”

任残没想到这少年僧人居然一点不怕，就如此说了，他在江湖中混了数十年，这僧人好似武功也不低，他不知这是什么地方，他脑中思潮翻涌，想找出一点头绪，那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！

他沉思一会，向童无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寺？”

童无忌也知任残心思，他脱口道：“十普寺！”

任残一怔，他没听说有什么“十普寺”的武林人物。

少年僧人被一击不中，他也不逃，凝立当地让三人沉思。

白若诗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我不知还有这个地方！”

少年僧人面上露出一丝淡淡得意笑容，道：“没人知，三位想也不用！”

任残依他的心早杀此僧，但他在童无忌背上不肯下来扑击那少年僧人，他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主持大师是谁？”

才问完，门口又走来一个少年僧人合什向三人躬身道：“方丈请三位去一谈！”

任残冷冷道：“我火神之子倒还没遇过这种怪事，我倒要看看是那方豪雄！”

童无忌迟疑了一下，他心悸于这些僧人的镇定，他们好似胸有成竹，不将三人当一回事。

别的不说，在知道任残之名后还如此，这不由不使人心寒。

那僧人已移身让路，他背着任残领先向前走去。白若诗在后跟着，三人转至殿后一间静室，那僧人躬身道：“三位请进去！”

任残冷冷道：“你也进去！”

那僧人淡淡一笑，好似对任残这一招不屑，他领先向内走去。

童无忌进入室内，只见那房间中坐着一个老僧，老僧身后是一炉香，还供着几个佛像。

那老僧目光低垂，看上去面色慈和。

老僧目光一抬，笑道：“老僧一弦！小徒冒犯三位施主，老僧代他向三位陪罪，并向你们解释一二！”

任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一弦？没听过你大名，你好似武功也很好！”

一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位既然是火神之子任施主，那两位必是童公子与白姑娘了。童公子与白姑娘真是一双璧人！”

童无忌心下一震，不由脱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他想任残声名天下人知者甚多，但自己与白若诗此人如此说中，分明他知道自己二人不少。

一弦笑道：“中原武林世家中后人屈指可数，老僧自是得知！”

任残心下一寒，他心中突然好似感到这老僧是他出道以来